

兄善死後業散不克葬兄倡義助之葬

少保俞公士悅長洲人父在里黨素稱善人偶立門側有

一丐者入不知有主睥睨之也家堂所供銅神像手竊

一枚以去僮僕遇之毒毆不已翁解之曰此子三日前

借以為模式余曾許之預約今日與他故知不是小偷

亟令其去而云明後日取來丐遂免其苦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五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六

近古錄

居官第四

見聞紀訓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

一麟葵源人

寬仁廉儉出性成至興廢舉

墜真若家事雖造作紛選民冥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

不能數也及瓜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鏐

修座船北行鏐修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

備具問所費幾何鏐以十兩對不信密喚各色工匠備

查實用過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劬二物

價值四兩有餘召鏹謂曰爾賠十兩吾已知之今以此償爾鏹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間正復語公曰既知十兩卽當償足其數而別以扇墨酬其勞可也何靳此耶公面頸發赤亟喚鏹至仍補銀四兩鏹愈不敢受公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鏹乃受之吁卽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資而又有樂羊子之內助宜其持身蒞政大過於人也

先進遺風

楊文貞公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甚重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奏章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繫國事如此

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迹請謁嗣戒行至京有司具贖儀贈之固辭勿受或曰行以贖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利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楊文敏榮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於宣廟遂拜僉都御史公歷仕二十餘年

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迹公終始若此於文敏之知可謂無負矣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對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誦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云 附程襄毅公僖一見而奇之與論人品確有定見曰遠到器也薦爲吏科給事中卒爲名臣

附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大夏父也永樂庚

子貢士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贖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鄰邑人且有嫌嚴賣劉特先見 贊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等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其一馬更迭出入嘗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同僚甚訝其奢公出所有唯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唯七金云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

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遍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床上唯蒲蓆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附余里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姪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篋門役門役膚愬於州守守怒勿爲禮封鎖其門卽薪米不供二孤至饑渴甚不得已令從者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州守隨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環公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甚嗣守以事謁制府家眾踰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守已公乃故禮遇之有加後乃特薦其賢能於朝

劉忠宣公大夏成進士選讀中祕懇願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旣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爲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尙書余子俊悉倚公畫才望燧著時權璫用事適兵侍缺欲援之超補尙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造謁且擬助之贄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罔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爲言乃出參閻藩其恬於進也如此

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遠

名任職方時匿故牘寢南交之用兵權璫汪直獻取安南策以中旨索取

永樂中調軍數公匿其籍謂司馬曰此策行陳形勢阻

朝鮮之改貢道朝鮮使請改貢道避建州患有中官為地者公陳先朝遷道之深意乃止

其慮深其識卓矣參聞經略海防分寨造艦建廩計馬

政至今垂焉轄廣東以恩信撫諭田州叛不煩一旅繼

平後山寇下生擒令不妄殺一人公即縱武亦仁心為

質耳在粵提調棘闈忽遭水沴士人大譁公權宜聽其

出留譁乃戢且得士為盛隨機應卒智亦圓矣河決張

秋公身親量度疏上流以分水勢築長堤以捍橫流五

旬而告成功督餉雲中行收市法糧草少亦報中權貴

不得把持公所至著績隨事奏功其通才哉抑有此純

心也晚遇泰陵心膂是寄帷幄疇咨如謂去塞劫之

非策謂兩廣鐸木香料之耗財謂漕運京操之累軍謂

事由閣部大臣則權不旁落謂以揭帖論事則弊踵墨

敕斜封議汰騰驥四衛之冒充議省光祿之冗費議革

中貴鎮守之蠹害閔司寇讞獄忤旨救解之王文莊才

堪大用亟薦之李本緣外戚干大帥力格其傳奉魯麟

挾部落要驟遷策任其還部造膝矢謨詳具宜召錄者

無非宗社之至計經國之遠猷也

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  
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唯公朝宁之交如李文正東  
陽張簡肅 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獻章李大涯  
輩真可了一生邪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  
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爲林司  
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處  
大事如子明確評哉召爲大司馬無何泰陵升遐武宗  
嗣位政在權璫遂乞骸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  
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贖公令籍  
之府帑及被逮經汴二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飢彼  
意第舉殘骸昇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行者謀行賄  
紆旣子姓丐貸四方知舊擬贖金公曰如此而死揀一  
身耳如此而生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屠中丞得減  
死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  
羊裘至肅無貲諸司憚瑾無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  
有總戎某公所舉者貽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  
日不聞語日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參將某遣使致饋  
敕其使曰不受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  
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尙書橐  
貲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見云公自髫至老卽患難

顛沛中其介節不渝若此

羅文毅公倫授官修撰後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朝廷留之公詣其第告以不可踰數日力陳起復非是授宋富弼及劉琪故事疏奏忤旨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

吳文定公寬原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寺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諫弘治十

七年集議孝肅太后祔廟葬禮廷臣皆是公言定議上謂大義深恩並行不悖云

王文恪公鏊初授翰林閉門力學避權勢弘治中充經筵

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

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

鄒立齋公智既第選館中祕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

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

王文成公守仁今制刑部有提牢廳置獄吏若干員典守

獄囚月更一主政總其事凡囚自大辟以下繫獄中者

日給糧飯之往獄吏相沿取囚飯餘豕豕肥則屠之

分食先是堂卿或未之知故亦無禁也先生筮仕刑曹

適輪提牢覩諸吏豕豕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

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豕豕是率獸



食人食矣如朝廷德意何欲督過之羣吏跪伏請寬且  
諉曰此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汝曹  
援堂卿以自文耳即日白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  
屠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豢豕云先生晚年  
在告家居同里有官刑部主政管姓者習其事一日侍  
先生喟然咨歎曰先生平生經世事功無論諸掀揭之  
大卽筮仕刑曹時屠豕一事至今膾炙人口云先生聞  
已嚮蹙曰此予少年不學作此欺天罔人事也茲聞之  
尙有餘慙乃以爲美談諛我耶管不達曰上宣朝廷之  
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  
爲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此時憑一時意見揭揭然  
爲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嗣予貳刑曹時  
舉以語同志友符卿孟秋氏問曰然則豕當終不屠耶  
余曰藉令先生知學後處此微婉默運令發自堂卿不  
使善歸已過歸人矣

何學憲公景明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  
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象犀珍寶謝弗受後逆瑾用  
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  
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元官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  
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眾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



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疏畱中不下人爲寒心

太宰默庵吳公鵬筮仕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前任爲湖州陳公良謨特訪之別時問曰兄何以教我陳公具一小冊題頭曰交新忠告條於上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宜於前而今有弊吾欲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君宜黜之凡十餘條吳公初至按冊試一二眾以爲宜乃遂悉措行人翕然稱善吳公後官冢宰以是與陳公爲相知云餘姚楊二檀撫亦以都水管理濟寧以南閭河代者

爲李某二檀亦告之如陳公所以告吳公者李唯唯而心銜之向人曰楊君聖人耶三代相承猶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何耶李後爲考功郎竟索楊公癥去其官夫陳與楊之忠告一也一爲相知一爲仇隙何相懸若是亦係夫人之所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吁進言者亦視其人哉

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以廕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尙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尙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

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壻每迎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鎮守遼東某亦循法守禮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督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帝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朝太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子佐爾價二子心計公無從辨特示故人意耳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價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少保于忠肅公謙己巳之秋虜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蹂躪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永嘉靖康之既者公之力也唯公時壁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廷闕闕然而譁監國欲退己成甘露之變公上陞掖畱請立斃王毛二監以抒眾忿且直諭王振應族俟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殺弗論而羣情乃定一也時監國新立法

紀不張戰守無備虜患且方熾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  
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  
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邊虜勤王二  
也嗣徐瑄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  
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  
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  
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  
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  
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軍之愚計也公節  
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  
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旣本六  
也於是虜囚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釁漸萌  
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  
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  
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閩粵嶺南盜賊蠡起南蠻西  
番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護陵寢散遣降  
胡扼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  
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  
啟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唯虜四擁上  
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祖宗之

靈國有君矣至宣府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  
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龔鄭人伐  
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  
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竟已灑於此矣太子之  
易南城之錮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  
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僉謂侷儻非常駘宕  
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  
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苟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  
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餽粥食無  
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  
持一土物以賄權要兩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  
由是以觀論才品者尤重本原哉蓋未有侈以奉身而  
能致其身未有急於徇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觀公可  
鏡矣

周廉憲孫廷徵字公賢由學博文行異等選爲山東道御  
史巡鹽河東瑾責賂不遂摭事下詔獄久之得釋已按  
陝西會寘鐻叛寧夏戍撫臣暨總戎公時駐延綏聞變  
馳至榆林以先發義檄參將時源討逆而射書城中說  
廢將仇鉞爲內應不浹旬寘鐻成擒露布未及達闕庭  
而朝議起楊文襄督京軍進討太監張永監之永方至

潼關聞報馳入陝攘功時源兵憤而噪紀功黃門自經  
死公單騎馳入軍中折矢而誓之曰邊軍欲亂吾以京  
軍討之京軍欲奪爾功吾以死爭諸軍乃戢公急爲上  
疏列其功永旣入朝攘功不已會公亦事竣還朝永欲  
劫公歸功於己公於朝班中挺出抗言曰功如是如是  
臣卽死恥食言於軍士也於是寧夏之亂始定而永憾  
公不釋尋劉六劉七羣盜起畿內將沂江淮而上永嘆  
秉銓者以公習兵事出爲九江兵備公至踰月殫精調  
度劬而病賊再至公再以舟師却之竟以是瘁卒卒無  
以斂當路括官錢備衣衾斂之以其喪歸旣歸流寇數

千掠羅田入麻城經公之門將犯之旣入覩其所居敝  
陋徒四壁立異之而賊魁趙鏗者故儒生尤咨歎焉乃  
書空空二字於門屏而戒所部無犯時邑中諸村所過  
皆煨燼矣吁盜亦有人心哉余按公之平寘鑄與新建  
之平宸濠始末大略相方乃竟未有表公功者永故也  
時文襄又方用永圖瑾故雖心欽公爲真御史而竟不  
能顯公功云余聞公喪歸以貧久不能葬莊襄公爲卜  
兆葬之諸孤益貧莊襄撫教之如子前輩敦友誼如此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  
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祇

卷之四十一  
三  
候於江滸具餼致慤勲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醢  
醬也既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抒夙恨云乃公抵  
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  
遁還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  
指揮者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於公公竟不較侮平其  
訟而遣之淮陽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  
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蓋矯矯剛  
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豐布政公慶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逮繫  
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  
事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著於都邑  
一日行郡有一知縣篋簋不飾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  
以白金爲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旣而廳予以告  
公佯曰試然之乎廳子曰然而不然也公又曰不然則  
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  
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  
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持己之廉待人之  
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  
而暴揚之眾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亦不免於  
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饋金首飾承筐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道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之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尙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太宰孟山楊公 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於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郵筒中具揭託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卽公移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參行眾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庭階概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愧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王端毅公恕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待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多平賊功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尋巡撫河南載巡撫雲南劾鎮守內臣錢能陞右都御史中貴有以黃鸚鵡上獻者公疏言漢末鼠巢於



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黃非  
野鵲變色之類與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乞降詔痛  
絕貢獻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故事駕帖下司  
司禮監用印刑料掛號皇城諸關防今皆無何以爲信  
在任九月疏凡廿上尋進左都御史時中官王敬乘傳  
東南搜索奇玩公引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  
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  
奉詔事疏上詔下獄同惡伏誅中外快焉轉南京兵部  
尚書參贊機務時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繼曉下獄  
經歷張徽救俊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疏留中有  
旨令致仕孝廟卽位召爲吏部尚書公薦諸名卿引置  
執政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中貴無敢干以私通政司  
經歷高祿以內批爲本司參議公言以天下官待天下  
才勿可以親戚妨公議公遇事輒言言有不合卽引退  
執政不悅者謂其好名會南臺薦公入內閣不悅者益  
忌之嗾御醫劉文太指斥公公乃求去遂致仕

少保秦襄毅公紘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以劾中官降北  
黃驛丞嗣因薦陞知雄縣又以禁中官捕獵被誣構禍  
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成化初爲鞏昌  
知府清廉自持禁官府互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

參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巡撫陝西時以戢約秦府旗校肆橫爲秦王訐奏被逮下詔獄上命內臣尙瑞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資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多平賊功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詔逮下獄追贖鉅萬褫其爵景子內撫他事誣訐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

王恕時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部尙書十四年虜報急召公爲戶部尙書兼憲職巡撫陝西隨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尋召還部辭得致仕年八十卒贈少保諡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避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瑾專政時復以誣搆公籍其家竟無所得

許司徒公誥曰吾近見士人失官憤恚若喪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披衣去若解帶豈吾肢體若乎故雖屢進屢退不見喜愠之色

許文簡公讚嘉靖中自家起爲太宰所過沿途有司殫力  
飭厨傳華供帳除道途若迎乘輿然余里陳公文者時  
爲令初渺治聲顧獨汎常視之諸草草不爲加意公過  
而識之曰此必雅意古道者旣蒞政亟陞爲部主政  
陳司寇公壽由科給事中累官刑部尙書致仕後僑寓  
南京蒙詔進階一品羊酒綵幣存問公在諫垣指陳時  
務得失無隱唯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枉人  
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  
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附 楊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

之時當爲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爲御史神宗召問所  
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  
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伯涓得之矣余往時待  
罪柱下時以職事有不容已者茲覩公語惕然心悚面  
發赤已平日彈章命子弟亟削其藁

附 鄭端簡公曉曰子聞之貢禹云居官而致富者爲雄  
傑夫漢俗近古猶若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其  
軟然狗時以終其身者凡以利滑於心而不知戒也陳  
司寇立朝四十餘年於權姦歛絕無所跛倚處屢起屢  
蹈家貧不能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卒不能

爲殮其豈不爲雄傑者所矧笑邪然摺紳先生慕其風  
概願爲執鞭可以愧墨夫矣

林司寇公俊筮仕刑曹陳白沙獻章薦至京公日與講學  
有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芳以祕術進蒙殊眷公上  
疏請斬繼曉而黜梁芳憲廟怒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  
謫姚州判王端毅在畱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  
星變憲廟感悟叙復南部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  
副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  
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  
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雹果卽止已而無驗遂

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祠  
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肅皇在藩邸  
知公名召起公刑部尙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愨以報知  
遇後以倖璫崔文事執奏忤旨遂乞歸八疏得允公性  
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例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  
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旣  
遘疾上疏預辭恤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尙書羅欽順王  
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云

吳司空廷舉字獻臣筮仕順德縣與白沙陳先生遊劬立  
齋以直言謫石城吏目敬禮之有權璫市葛於縣公用

其價買二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卽還金且葛雷產也璫怒取金去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而歎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璫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璫誅復用累官至南京兵部尙書卽疏歸

胡端敏公世寧正德中由南刑郎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尋遷江西憲副時宸濠潛謀不軌吏於江西者勢惕利陷唯其欲之是聽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疏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閒走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幾陷不測矣賴御史徐文華等申救減死謫戍遼東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等濠誅起官累仕至兵部尙書太子太保余惟己卯之變孫忠烈燧嬰其難王文成守仁襄其勲惓然著矣由公觀之要皆焦頭爛額之儔也若公者其爲徙薪曲突之謀者乎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爲杭州守郡故以繁華稱於天下公練衣麤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

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卽譴死不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緡藩篆時凡入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稱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饋遺卽菓蔬弗受也旣爲戶部尙書夤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時相張永嘉璉新進寵倖嘗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位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

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黠黠弗了也旣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辦邪心欽焉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路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僮媪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笄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唯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死罪上熟睨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其亟持以歸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尙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方司徒公鈍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仕宦靡然顧化卽下之簿倅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邀庇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柰何推以與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予一

自入仕所習唯一大明律耳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里中癡子反有以爲憾者余初叨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言曰勿拜余乃揖也命余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第顧郎諄諄誨之常欒蹙曰往聞搢紳過此者必具豐餼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商心自是款洽柰何如此余初觀公遇余若甚倨乃聆其語戢戢有味於中不欲辭去己卽官別去仍一語不及余余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厲



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卽成進士耶予惶恐不敢  
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曰子卽日廷試矣上發  
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唯在愛民親賢當在  
遠奸謹識之毋洩予乃揖謝教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  
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也嗣觀政時公數數召  
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嘗有進士以齒  
加於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固款洽己嘗訊諸進士  
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  
時矣若弗聞己予初第時猶一及見此等風致幸矣今  
亡矣夫

原本分宜上  
有一當字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  
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  
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堂矣司寇視班  
行曾不在詢其故公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  
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童攜冠服徒步至三法  
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公語  
今蕭右司寇廩云蕭公亦吉州人也吁使司寇觀今士  
習慨又何如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爲蘇州守二  
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爲

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劬許蔬一束於舟中屏  
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柬  
相徵招將爲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  
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人卽所載酒肉蔬  
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徙倚水際盡歡  
竟日而還王公晤余淮上爲道其事余喜聞後遂模之  
以待同志云唯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尙哉  
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  
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較士於廬廬人士至今口其  
事云公起復補保定守後嚴太宰清亦爲保定守余每

過遇此中士紳輒詢二公政績孰優一士紳謂予曰二  
公皆吾郡之名守也嚴之德澤洽我民肌膚矣若吳公  
德澤則尤入吾民心髓也余歎羨之後又遇一主政主  
政亦保定人也予又詢二公政主政曰二公清約之節  
同仁愛之心同明敏之才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  
者余曰云何曰吳公爲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  
胥吏隸卒外之市猾田疇若皆貫通於吳公之心而更  
無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此也予爲之慨  
然歎羨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徐主政公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上

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啟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啗糧判四百簿自取公聞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公令官厥養鵝鷄官池養魚閒地圃之賓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數之省者胡啻萬計其養民如此余聞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句曲也甫入境邑中蒸黎襁屬遮道迎

我漸邇郊垌迎者遂夥僂僂詵詵無慮千萬計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番與我已奉我堂上敷座坐我坐已是千萬人者擁伏墀下無問倪旄呼聲闐闐僉曰翁爺吾時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圓首方趾橫目噉吻吾無以異也卽皤皤黃耆亦相率而呼我曰爺爺彼蓋謂我爲父母云爾也若何施而能當茲父母稱哉爲之惕息深念者累夕云吁徐公之感念若此此所以急急於養民之政而九年如一日也嗣陞任司空卽解紱幾年矣甲子歲余督學駐句曲誤謂公已捐館舍檄趣祀之名宦祠維時境內蒸黎聞之歡呼奔走環

而拜伏祠下者亦千萬計猶初任登堂日也到今戴之真不啻父母矣公之得民若此蓋感於此一念云顧今宇內受符爲令者其入境時蒸黎依依之狀大都若此目覩之而悚然念者幾人哉又余嘗喋喋述公是語爲筮仕者道耳之而悚然者可指數豈其耳其目人人殊哉未之思耳誠思之人人有同然者在也

詹太守瑩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脂膏處也清操皜然居嘗麥飯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耳致政歸子養饌間以肥脆進公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襄少子公貽書戒之手筆尙存諄諄以崇儉爲教殺生爲戒中言己宦所朝夕唯麥饘以鹽點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媼公爲拙令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爲清白吏增氣云

少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年同門也第進士萬甲官翰林嗣爲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予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惡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沂越寧家由家自越還朝報命往來凡幾千里或由

陸而輿所用負載夫役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  
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毗鵝衣裊體  
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值長途溽暑觸冒炎蒸  
或遇短景嚴寒侵陵霜雪因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  
何可數也此等罪孽皆由我作能無惕然乎予聆亦爲  
之悚然數日中心識之不忘公儻得柄用推此一念天  
下必多受其賜者惜夫

見聞雜記

毅皇帝之南征也我湖恭靖蔣公瑤時爲揚州知府師已  
及淮所須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站須一萬議者

欲悉集於揚計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卽減五分之  
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給雇賃錢自資俾  
各便已而迎駕扈從貴近橫肆要索遊擊江彬負上所  
賜銅瓜先驅脅人死尤張甚時時脅公不爲動守備內  
監邱得素銜公無慙懃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  
丐我身榮已而卒解上駐蹕揚州會觀魚得巨魚顧彬  
戲曰此可直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畀公促償直急  
公則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纍纍負進曰臣府庫絕無  
緡錢謹率妻兒薄物以獻上笑曰酸儒去已乃幸南京  
還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彬益怒

屢浸潤公賴聖明無所入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上濟寧至臨清復奏辭有旨蔣瑤前缺扈軍口糧三日卽補完去公計須數百金無可辦適徽商吳某義重公貸給始賜還方公在揚曳布袍奔趨承應祇以身紓民勞誠動權貴扈送徐淮間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者屢而揚人德公更生肖像立祠以展報私云

張江陵之歸葬其父也楚中巡按三司郡邑官皆來會葬巡撫御史趙應元獨以出巡不與江陵具本謝恩不及應元名應元因告病去御史大夫陳炯素亦有清望者阿江陵參應元僞稱疾得旨爲民刑部員外王用汲論

列炯諂諛失大臣節詞旨激烈內引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長相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諸臣皆逢相之惡者也一時士論避之奉旨亦爲民出城之日江陵偶於是日還朝江陵若先至三日而後王疏上王恐未得生還此王之大幸也時余僉憲閩度王將回先期移文閩之首驛沿途優其供給迎至延平相晤握手大歡江陵敗王起復官至南刑部尙書

余年十五時以童生謁嘉興太守趙公瀛同試生曹姓者年十六七美貌華鬢立班中趙公曰生非倡優家子弟

乎何盛粧如此曹失色歛鬢不暇趙公端毅嚴肅一見民生遂訓誨及此至萬曆十一年間學道巡湖民生乃俱紅絲束髮口脂面藥廉恥埽地父兄方以爲得計而郡邑官亦未有正言黜阻者噫若遇趙公凝然在上則人妖物怪安得可醜如此

海公瑞瓊山人仕爲學諭謁太守長揖不跪兩學訓跪其左右人稱海筆架焉令瀆安時胡公宗憲撫浙解裁省夫馬胡不得侈用以直諫繫獄蒙宥後官御史大夫待諸御史甚嚴卒之日檢篋唯綾葛一二俸金數兩爾其清如此

臧君堯山爲松江守時相國存齋當朝有姪一人衣色衣入郡儀門內作搖擺態者數四臧使人諭卽出否則加辱徐揚揚故態弗出也臧令吏痛責二十而呵出之徐相國聞之致書於臧申謝略無嗔意焉噫非堯山無以見相國之大微相國不能成郡守之嚴兩賢之相遇此後恐不易再見矣

臧名繼芳嘉靖癸丑進士湖州長興人

余初入江右令淦便道謁代巡某適大雨驟作代巡無命移步廊下竚雨中良久肌體衣冠霑溼殊甚然令官卑猶之可也同門某巡按畿外邊方苦寒之地也二司未見時俱着帽套暖耳旣入見皆除去此友面語余曰看



二司諸公冰零貫鬚鼻間予問何不令着如故答曰無是體統夫帽套耳旣奉傳旨小官皆得用之二司在代巡前有何不可這體統不知大明會典曾開載否九經說個體羣臣却是君王事君王尙當體代巡獨不可體平拘泥甚矣予所見兩君皆不壽死想是刻薄之人殷公正茂總制兩廣才頗揮霍守卻可議然盛暑中二司相見俱揮扇不忌亦大快人一事也耿楚侗定向撫聞吳鵬峰從憲按浙二司自不穿素服未嘗損了官箴近來服色不知何似

嘉靖乙卯予中鄉試同二三同年謁文宗阮先生畱坐時

有六七教官亦候阮會驟雨不能出先生命各役持所蓋傘一一送之出臬司門顧予等曰教職微官卽有傘安得進臬司門來哉故令之相送諸君他日居官體恤下屬亦當如此雖先生細事亦概其生平多厚道矣後先生與祀名宦鄉賢而子孫三世科第聯翩爲桐城望族蓋亦有所自云

吾鄉孫屏石公前嘉靖戊戌進士余詢前時大座師受禮否公曰時二主考爲費公某公某出簾卽分付曰諸生休聽人言買壞了幣段每人各具青帕四方書一冊送我兩人一時諸進士皆如其言至問本房座師何如公

曰嘉興屠漸山 先生也并其書帕不受每門生至款  
洽如家人父子遇選遇差反加禮於諸門生不知戊戌  
以後何人受禮始迄今蓋難言矣

耿楚侗先生定向巡按福建務在別有司賢否他務不汲  
汲也時張呂二大學士考滿申公瑤泉時行初拜相公  
止具空書爲賀不用幣禮君子曰可以爲難矣在閩儉  
約真率辱視不佞若兄弟之愛不佞時轉官江右公執  
手似不忍別且曰呼總戎一會省中只忌憚先生一人  
先生吾直諒友也奔父喪各屬俱爲文具奠公公命匠  
裁軸文受去段幣折儀皆謝卻公益淑世清修之士

我鄉凌公約言因閔午塘 先生始識南渠呂先生本於  
都下凌時未領鄉薦也後數年始入南雍肄業呂爲少  
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  
銓曹受全椒令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謁之呂趨迎  
曰何以套爲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座凌固辭呂笑曰  
使汝作相終欲使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  
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人一等

古和雷先生禮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吾浙  
其所取士文義專尙解書得肯綮處體貼聖賢口氣徒  
逞浮詞弗錄也一時稱至公至明卽童生未嘗濫進一

人巡四明太宰淵在朝其弟生員應發社郡邑諸公力  
救求置三等先生終不輕諾遐想高風若在邃古之世

官至工部  
尚書少傅

余爲淦令巡道憲副吳公一介轉大參行隨俗餽贖十金  
公艱然曰先生賢者焉得污我至此予退而自愧自悔  
歎世未嘗無人焉江右驛遞率三十里辦一中火公噴  
怒不食云世上無此事公知杭州府以廉節稱惜也壽  
不永不獲竟所用云

萬公入會城謁按察使使俗吏也萬長揖不跪使怒囑吏  
待公出扃頭門內二門外鍵俾公不得出入者良久公  
還湖卽交印於丞竟棄官歸諸當道遺書遣吏再三請  
復歸來後擢本司按察使當丁酉歲新科舉人鄭怡者  
乘醉謁仁和令囑以事令稍難之鄭以手撲令面令繫  
之獄呈文萬公公庭訊鄭坐革黜嗟乎鄭特不幸而生  
於斯時遇憲長執法耳若在今日則羣舉人合力求懇  
三司互相救解且按院方中之門生也萬欲行法得乎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澤州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王忠肅  
公薦知嘉興公至止以蒼頭一人自隨如旅寓然巡按  
孔酷刑殺人公出示令人告府遷按察使初藩臬諸司  
所用咸取辦於下鎮守中官日給萬錢悉革去之公入

觀王直聞公名欲得一見公不往一日憲廟以廉吏問直直以公對天理人心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晉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多占民間地產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或謂公別白太明節目太疎言論太激三者非自全之道嗟乎其可謂不知公矣

項襄毅公忠既沒子孫多貴顯者說者謂其陰地甚佳故遺蔭至此予謂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居官者能體天地以治民全活眾多則天必佑之此理之常非倖致也公陷虜還景泰二年遷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

慎毋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以萬計滿四反公以計誘其愛將楊虎狸爲內應竟擒滿四斬首七千有奇進右都御史京畿大水勅公巡示公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有大功於朝廷若此其食報於天宜矣

桐邑令蔡時鼎福建漳浦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官時年二十八歲端凝沈毅有老成人所不易及者一塵不染見士大夫有陳益於公庭卽義形於色居衙唯知菜腐肉

食時絕少每造予冬無輕煖余撫其背衣甚薄問故曰  
敝郡漳州天氣不寒素不爲重裘也時有製裘爲贈者  
公堅却之五月造余解公服尙穿絹褶在內若不知此  
地有紗葛焉邑事巨細畢舉吏胥斂跡其各役下人至  
爲絲網度日尊翁逾五旬而逝不能厚斂徒跣扶柩出  
邑門百姓男婦皆爲流涕

徐貢元直隸繁昌人嘉靖辛丑進士爲左使按臺差吏取  
紙贖送仕宦吏知公廉潔難近不敢見者數四不獲已  
稟白公竟笞二十不發也兵備大名秋毫無取驛遞供  
送舖陳一二十副公曰家人臥羶褥歸家何以度日止

畱一副自用餘俱發回造冊存貯由大京兆轉亞卿一  
時清望特著其子亦有父風

余由延平改福寧道駐會省矣一日按察司獄官初任持  
禮幣數件皆重值之物也以手摺送余余怒曰汝獄官  
又下首領官幾等分最卑與我堂官懸絕如何可通交  
際獄官惶懼頓首不已叱之去事雖違眾風紀所關凡  
有志之士皆所不納恐不待賢者而後能之也

余嘉靖乙未卒業南雍時大司成缺人司業馬孟河公一  
龍動遵高皇帝監規行事舉人背監規監丞及六堂教  
官作揖先生坐受諸生走班嚴肅不能識左右生爲何

人一日進諸生於廂房面教曰我年三十以前全是禽獸不是人至四十尙出入於人類禽獸之間今日庶幾免於禽獸矣爾諸生當及時自勉近世士大夫自責自訟不隱其過未有如先生之真切者也

烏程令李公椽江西豐城人居官奉法循理事上不諂不傲與士大夫處無炎涼態氣度豁如也其最可法者遇人命不輕檢驗先拘兩告鞫審事屬可處委曲俯就必深寃大仇必欲執命不得已而後檢驗加焉嘗言檢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慎毋輕忽至於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此仁人之言有司之上策也

莫謂武夫悍卒終不可以禮義束縛不佞令淦四川總兵郭成帶兵數千自兩廣而下沿途縣驛皆緊閉城門兵欲市魚米無從也因責以擄掠之罪相惡不佞送下程先拜郭郭見不佞而異之又出示各兵不許夾帶兵器欲市魚米任入城不禁而城門亦設武備不踰時兵得所大悅順流而去

居官最害人是舊規二字董子云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夫繼治則舊規是好的何須更改如其繼亂必如拯溺救焚唯恐不速或量度事勢漸漸更新可也往往見賢人君子在官亦不免因循苟且之病余初

令淦吏書動言舊規余每每細解之曰這是積弊不喚作舊規行之年餘方纔改悟嘗書對聯於堂柱曰敢曰今人行古道祇憐積弊作成規不敢自以爲然同志者聞亦有取而諒其不欺也

王端毅恕陝西三原人仕終吏部尙書在官四十五年疏凡三千餘上公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卒年九十三今人卽在言職者一歲中上十餘疏士大夫必羣起而誚之公以道事君遭時遇主疏及三千百代希覲

白比珩山西寧鄉人父某文學博士終其身止餘俸金十六兩公由貢授邑令陞州守所至一塵不滓一僕自隨賴公道昭明得轉刑部副郎獨處京邸天津備兵某憐其貧贈勘合一道令其子奉母來京子繫明經善繼祖父之志長途儉約以爲奉母勘合竟返備兵公不用斯人斯德前有賢父後有令子可謂世不恆有者乎

吏兵部尙書楊公官巡撫時與巡按同拜聖節吏並設地上禮禮君前自有等級不可並也巡按禮禮爲下尺餘余按鋪禮禮行禮亦相沿之弊丹陛下何曾有禮都御史禮禮公尙禮禮鵬撫閩偶接詔書時予與焉俱拜地上安得病其爲立



異也

太守呂公盛之治湖也素以信治民如金石堅不可易而民亦信之當湯麻九之亂黨羽甚眾殺人頗多罪在不原已奉朝旨欲用夷族之條矣呂公曰第緩之候我親往觀其意向若何公果傳信入其穴麻九列兵仗開轅門以迎呂公不隱忍直示曰汝罪不赦汝麾下某某等皆不赦汝若自首妻子族人皆可免死在我身上擔當麻九頓首伏罪太守行即隨太守後到府同數人繫獄後俱解京斬市若無呂公地方屠戮之慘未易言也嗣後四十餘年安吉江天祥者勢不及麻九然已白日殺

人官府不能制吾師唐一菴先生樞亦單身入山諭之告以罪大擬死長繫而免其妻子天祥悅服卒論斬前輩人作用真有不易及之者蓋如此

禮科給事中張寧澥寧人天順間朝鮮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舉寧往問罪遼東奏兩夷構禍乞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鮮宣上威德示禍福君臣震懾引咎解兵焉時論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威行鴨綠也公善詩有集傳於世其在朝鮮與館伴賡和有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館伴不能和英廟復辟每眷注公嘗獨召公議事對廷臣有真

給事之許李文達賢不喜公出爲汀州知府遂引疾致仕而沒

狀元唐皋歛人舒芬江西人皋家貧力學博洽羣書下筆數千言立就氣概英邁使朝鮮歸日行囊唯一硯投之鴨綠江中行誼表表官僅侍讀而卒芬清直敢言以翰林修撰謫福建市泊提舉凡夷人至撫處得宜俱感其德以憂離官朝鮮長史金天爵送之至泣下大略其爲人可知矣

況鍾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尙書震以尙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行事初視事佯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毒侮慢不較旣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良善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府胥悉前大聲曰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應擬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慄不敢

辯鍾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顛殺之不  
死鍾大怒曰我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  
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口諸衢  
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十餘人郡中不寒而  
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埽剔諸宿蠹置通關  
勘合防欺詐痛絕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  
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  
反覆而較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  
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得所請  
復與周文襄忱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

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  
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猾撫良善至寒門下士挾片藝  
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  
留者八萬人楊文貞士奇贈之詩十年不媿趙清獻七  
邑重迎張益州竟卒於任鍾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  
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  
士蘇人至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素履之介  
千夫莫回云其後南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人亦起  
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前後光祿三  
十餘年未嘗持一禁嚮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

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日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陳壽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承劾公吏部尚書王公恕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官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

有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吏民楊文襄公一清言公忠梗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撫陝鏜畏斂迹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公厯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漂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長子以蔭仕至知府能讀父書亦以清謹稱

受人之恩而不忍忘者其為子孝為臣忠必矣有施貴勿

念受施貴勿忘

宋石守道介作慶厯詩忠邪太明白韓公琦與范公仲淹  
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鬼怪  
輩壞了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萬厯廿一  
年甲午浙代巡彭公應參按湖謬愛不佞贈不佞扁曰  
真君子第夫不佞本非真君子也此扁一出湖之士夫  
俱笑曰然則吾輩皆真小人耶彭不但無益於不佞其  
損不佞多矣已而自悔方送扁時還欠極力推辭此不  
佞資質庸鈍處彭按臺之被逮也官校奉旨行法於嘉  
之西水驛環驛觀者何止萬人皆爲流涕遇亦云顛沛

矣當日不佞差一使通書贖以十金蓋答其禮意之慇  
懃也公如故答書却金不受書出手筆若不被逮也得  
古人蒙難而亨之意不佞預卜其無大禍已而果止以  
爲民籍

薛簡肅公奎絳州人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肅明太后垂  
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  
議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近年關白遣小  
西飛來朝朝議請上臨御見之百官俱服大紅右都御  
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獨穿青入朝已而上免朝不出  
士論躓之

今郡邑正官分巡分守皆得據所是施行移風易俗賴之  
若曰地方積習如此不必更張便是無志向的人杭州  
三天竺及西湖諸寺院春二三月任婦女焚香遊遨寄  
宿僧舍莫之禁萬曆癸卯春按察僉憲何公湛之己丑  
進士南京畱守籍無錫人特加嚴禁婦女行及闖聞風  
而止孰謂世道非賢人君子所可挽回之者

上饒楊止庵時喬久已在告一旦赴南太僕丞任道經吾  
里綸巾布袍步訪李子於東臬之上李子隨後訪之處  
一客船有同行二三人非儒生蓋商流也時饋余止茶  
二包敦朴簡淡之風市人初不知其貴顯而以為儒生

賢矣哉

徐鳳竹先生棧常熟人巡撫江西余爲淦令每入見必問  
民疾苦而於徵收事尤惓惓焉先生令一門子持小手  
摺余有陳說卽時手書余還邑不多日而先生文移已  
行各郡邑矣初見命坐整椅余不諳整先生座在下先  
生日我座在上命茶余作揖而飲不行跪他日同諸官  
飲茶皆先行跪先生皆不余較也其開誠廓度如此  
歸安陸居貞隅令江右大庾庾人有府吏寵於太守其父  
曾充隸前令竟延作鄉飲介賓公至召隸且令穿鄉飲  
巾服來至剝其中服入庫笞二十遣之此時太守尙在

郡也自是郡邑鄉飲嚴肅不敢濫赴公後改令高澗以高澗食無魚掛冠歸

余爲童子時見同邑鈕姓子隨母改適沈姓長爲諸生繼父以訟謁郡伯趙公瀛生隨後口口稱父親趙公曰某汝讎人也何以稱父爲此論在六十年前有之今日非特百姓不知而官府亦不復道矣

余初仕爲淦令家兄輩以余不理會民事欲請一老主文同行余曰主文在衙焉保其不生事我心先爲所牽掛這官何以做得暢莫若只如秀才赴試不知主司論題出處只仰屋猜作浪做亦無大害不意三年在官無大

罪戾叨冒行取出疆近日友人作令僱主文行者十有四五非唯無益而且有害甚至訐訟成大獄可惜彼不知有慎始之道也

余在閩中大座師石麓李先生罷相家居且有太老先生之喪同年宦閩者凡五六人約具候具奠而歐君以書來報分用二十金許余復之曰讀來教嚇倒窮酸弟不能與歐君不悅質余首其議余大爲削之各分五六金畢事余同麓先生有丁本房座師也時爲祭酒一日以書候之用闕絲二疋延平推官姚子餘先生同鄉也知之白余曰據推官愚見老大人此書不如空致爲妙



二絲殊令發嗔怒耳余不從大約今之仕宦在地方則以地方之財致情所尊所親余爲分別公私公則用地方之財私則捐俸薪之積雖違眾不顧也

苦節之士雖賢人君子也學他不得南昌太守丁公應璧山東壽光人壬戌進士爲令江右目見之治會省首郡劇煩綽有條理堂上堂下瑩然冰清人猶勉強到得惟公淡薄自持衙內經月進豕肉不過二三度宰生絕不爲也此豈人之所易及哉當以豪傑定其品格

徐文貞公階嘉靖癸未鼎甲官翰林編修以議大禮謫延平推官公如初仕爲推官者然在任留心民事剖決刑獄暇時巡阡陌問疾苦行屬邑咨賢否與今遷謫諸公迥異時耶人耶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有所爲而爲者非天矣因材而篤焉者天也篤之不因其材非天矣日月霜雪風雨露雷皆天也有私照私被非天矣官以天名俾人可求可測是自小其天萬厯甲辰大察考功郎馬公大儒山東陽信人質直詳慎大察不能干以私有一縣令不職守巡兩道庇之公併處兩道入覲諸公還具言其事是可謂難矣

蔣恭靖公瑤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

公潛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管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等被誣者已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圓機應物類如此

廣東方寅所亮功辛未進士知烏程有按察驛傳道行縣送鄉官某某各折儀二十餘金仰動支無碍官銀及本道紙贖送繳方回曰並無前項紙贖官銀可以動支將原票徑繳道衙之若在今日則須曲處應命求欲如方難其人矣

余由禮科給事還朝道經南宿州州無正官夫銀想入棍徒手客至乏夫供役凡鄉人入市者用強拏之囚於空室臨發用夫頭押以送行余行二三里一夫訴余曰小人在家出入乘馬何嘗爲人肩輿昨日爲夫頭所苦耳余責夫頭二十差人押之僱夫以代釋是人去其人叩頭致謝嗟嗟天下事棍徒得利平民受災如此類者何可勝計哉但我輩不肯加意耳由宿至徐徐孔道也夫苦亦與宿同此中多官會集大費朝廷錢糧有何難處洪武間蘇州太守姚善安陸人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屢請郡賢咨求治道隱士王賓居陋巷善舍車詣門賓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先生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見

者歟錢芹者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使人先導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也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芹授以戰守制勝之策時猶未有靖難事今蘇州有三高祠卽王韓錢三公耶

桐邑令陸公枝字培吾在邑五年守頗廉潔政亦平易人猶可及家常熟離桐一日夜之程爾終其官無親戚故人投刺囑託畱衙損譽百姓以事入官一面後久久識認人不能欺此古賢者所未易能也今之從政者鄉里親舊接踵填門已不以爲非上官亦不以爲怪公蓋從

### 政者之上品也

萬曆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朱國禎拜南京國子司業戒行不佞送之滬上因講師道立而善人多立之一字滋味甚是含蓄有關於世道公此行與他尊官迥別不可不思所以自立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平涵深以爲然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爲迂闊不近人情也

畢松坡先生鏘爲我浙督學使秉公殫明多得名士已而爲右方伯左方伯入覲先生視司事旣畢司故有例金皆諸方伯所不辭者庫官悉出以獻約千金先生義形

於面卻不受具文詳三院籍而貯之庫焉嗟乎豪傑之士固非常格俗品所能束縛也

後遷戶部尚書

吳江朱大經由吏員任倉大使甫半歲乞歸訓蒙度日取予不苟令公劉時俊四川人訪求邑中善士鄉耆或以大經對公書扁具豐禮差養民官旌其廬此猶可諉於公家財易辦也復有四六莊啟與移尊官大吏不殊或問之衙人曰此劉公親筆也公一念揚善導民之誠真迥拔時套者之所為也

宸濠之變其未出師也南康太守陳霖湖之長興人時未有人告變獨上疏云宸濠必反臣衰庸乏軍旅才請代

臣為知府者即致仕去較戀位不捨臨難僨事者賢矣

哉公之孫濂己酉鄉薦博學弘才多所著述官終知府

提督荒政給事楊文舉按嘉興聞太守王公貽德款之送代席十金楊不悅呼船頭欲賞之王公曰此是知府俸金老大人看得甚輕自知府看之甚重不是賞人之物若賞船頭不如仍還知府命手下人收回訖噫當眾人簇擁奉楊之時王公獨立不懼如此可敬也夫楊渡江蘇州巡撫兵道差人去探前路款待事宜當時若有一二當道如王公其人主張有正氣者在則蘇州何以病狂喪心沿及嘉興嘉興兵道治酒委一縣丞料理縣

丞囑厨夫曰今日是我性命所關汝不要害我嗟乎一  
給事且然若朝廷駕過將如之何堂堂天朝貴官大爵  
不意無人到此田地可哀可哀

太守官尊自秦漢來已然而漢尤重宋亦不輕入國朝洪  
永宣順成弘間亦重至嘉隆萬厯間而始輕若萬厯則  
輕不可言矣輕則褻褻則下屬百姓咸卑鄙之令不行  
禁不止有太守名無太守實矣其重也必自重而人重  
之其輕也必自輕而人輕之不可他尤也嘉靖辛丑壬  
寅間嘉興知縣李君日行業已陞主事將行太守某發  
其不職狀擬軍行原籍定衛當時兩臺二司不得以寬

釋之也

天下人上知下愚者少中人之性可導而上下者多如太  
守廉能則同知以下必化之知縣廉能則丞以下必化  
之此常理也必不可化自有國法在我湖太守陳公幼  
學一時廉能特著同知吳公以誠尙公從試皆一塵不  
染雖兩公秉性固然而太守薰陶之助與有力焉可惜  
余所覩記者歸安縣一丞儘廉潔第峭直不能阿承長  
官意大計以下考黜嗟乎枉如丞者其人多矣當路不  
可不察也

雲間胡公涵白嗣敬由官生判湖州府事偶以公事至鎮

鎮南柵一人活活故殺六歲小兒詐人財業已經縣結  
局處和矣我輩偶談及公曰朝廷豈有此法差人拘來  
另鞫依律擬父軍罪一時上官無不允從者若在今日  
不以胡爲生事必以爲出位孰肯挺身爲是兒雪此冤  
哉當官避事世道陵夷一日不如一日矣悲夫

徐文貞公階由編修謫延平推官只當進士初選一般下  
老實做推官事非專謂世宗英明不敢閒坐在家人臣  
之誼本如是亦前人心腸在家眠坐不安今日貶秩諸  
公百無十九在官在家讀書賦詩作善事的固多飲酒  
遊蕩囑託公事的也有然律以靖其匪懈之義均之爲

媮惰不職矣請問諸公若在世宗朝敢如此無憚否

湖郡伯栗公祁山東夏津人壬戌進士絕塵之守臨行衙  
內諸器物分毫不帶一銅盆日用盥頰者青瑩可愛亦  
棄去鄉士大夫春元請酌皆赴但藉此有所囑託眾不  
敢也尤不及者尙書董公係其大座師家人少有不循  
理懲治不少貸今人一遇同年家有事便束手無策緘  
口不言卑矣若遇座師不知何以處分

### 厚語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詰湖廣湘陰人德量汪洋莫測其際  
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臧公但嚙素飯而已無所問巡

視淮陰憇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吏盜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仍與所盜盃一遣之吏感泣而去嘗有舊吏汙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視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我未嘗惜此慰遣之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時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泣感曰他官無故加捶若此者平生纔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呈押因風墨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館請罪臣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易之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有兒放紙鳶落公帽上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勿怖也有婦樓窻瀉水誤濺公衣從者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謂公太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公薦爲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間有一野僧狀甚潑野大肆罵詈舟人膚慙以告公如不聞少頃復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以侮公者



侮之遂筆楚僧詰奏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  
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  
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址小差俟公出加以惡聲公曰  
無論爵位卽以少長論之恐非理也卽讓還其人大慚  
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  
人大恐伏於床下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非歟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往  
文廟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擊落官帽左右驚懼公恬  
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  
公乞罪公徐語曰爾所居是上司來往之地今後酒標

宜掛得高些徑遣出仍令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  
恕蓋出於天性不假修習者

章文懿先生懋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句攝一  
罪犯經文懿門逕入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  
鬧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房尋索差人直至文  
懿臥房內尋不獲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去公與夫人  
略不動色在司成時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  
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敝衣垢履宜爾不識也論  
者曰古三不惑公之謂矣

朱雲溪鴻漸筮仕鉛山縣令門庭如水邑中死犯胡道明

與時相不共戴履之讐出都之日相以意屬君不從及  
朝天之日先縱道明宦家生子知其單獨也回邑拘繫  
之其妻有娠矣以原招另看啟厥生路及陞郡守慨然  
以無辜釋焉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

旦

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

發無蹟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鈎之而得公愀然  
曰仁者可以術窸人於死地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

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六終

